

## 三彩风·专栏

【幻游史空】



■ 李焕友

大学教授,学报编辑。酷爱国学,书虫一个。遨游上下五千年,思考江湖风雨间。读《世说新语》,感悟当下人生。撷取历史片段,愿与读者分享。

“门前老树长新芽,院里枯木又开花……”这首歌在春晚和元宵晚会重复登场,引起了亿万观众的共鸣,被网友评为“春晚最感动人的节目”。这首由陈曦作词,董冬冬配曲的《时间都去哪儿了》,从创作到走红,经历了足足5年时间。

谈到创作动机,陈曦的妻子

董冬冬说,2009年,陈曦想写一首歌,主题是亲情,要体现孩子如何对待父母,但他好久没有找到感觉。妈妈过生日那天,陈曦看到妈妈的眼睛花了,手脚也不灵便了,他突然感觉到时间的流逝,原本以为亲人老去还是很遥远的事情,谁知道“时间流逝”的概念突然变得这么清晰。就这样,这首歌诞生了。5年磨一剑,时间陪他走向了成功。

由这首歌曲的走红,我想到了著名的典故“洛阳纸贵”。左思出身低微,母亲早丧,家族非望族大户,且其父官职也不大,本人又貌丑、口讷、不好交游。如此资本,在政治混乱的西晋时期,想要有所作为,何其难也!但他没有自暴自弃,一心想写《三都赋》。入住洛阳城后,他就拜访著作郎张载,以便了解四川成都一带的事情;为了获得广博的知识,他请求担任掌管图书的秘书郎一职。在专心创作的10年时间里,他心无旁骛,废寝忘食,并在庭前门旁放着笔和纸;在篱边厕所放着纸和笔,一旦灵感突现,便立即记录下来。

## 时间陪你成功

世间总有好事者,总是以看别人笑话为乐事。《世说新语·简傲》载,大文人陆机入洛,欲作《三都赋》,当听说左思正在作时,抚掌而笑,还寄信给弟弟:“听说一个粗俗、卑贱的村夫欲作《三都赋》。哈哈,等他写成,可以拿来当酒瓮的盖子用。”左思没有在讥讽面前退缩,没有被名家的调侃吓倒,10年时间,《三都赋》告成。尽管左思认为此赋并不亚于班固的《两都赋》和张衡的《西京赋》《东京赋》,但它的问世丝毫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。地球在一天天地旋转,《三都赋》还在沉默……后来,名家慧眼识珠,此赋才渐渐得到认可。于是,豪贵之家竞相传写,洛阳为之纸贵。

最近微信圈里传着一个段子,提醒人们要学会“傻三分”,并且说,要想把事业干成功,必须有耐力。数学家一生只研究10个数字,世界著名球星一生只研究一个球。如此有耐力的人才能创造出辉煌,没耐力的人则将一事无成。朋友,在忍耐中,时间会陪你成功!

【信马由缰】



■ 马继远

70后,洛阳土生土长,现在深圳谋职,闲时鼓捣散文,常被误认为老年作者。

## 深南大道走几遭

每座城市,差不多都会有一两条主干道,承载和凸显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和品性。这样的标志性街道,在北京,是长安街;在上海,是南京路;在深圳,则非深南大道莫属。

第一次走深南大道,我便被震撼了,准确地说,是被大道上的绿色震撼了。上百米宽的大道,中间是宽阔的绿化隔离带,两侧是层层叠叠的绿树,或者叫绿林更合适——滴水参、鸢尾花等喜阴植物在底层葳蕤生长,中层是长势旺盛的黄槐、鸭脚木等灌木,往上是榕树、桃花心木等葱郁的乔木,这不是丛林是什么?

乘车穿行在厚实的绿色长廊中,尽管马路上车辆绵延不绝,我也觉得非常惬意。大道旁的高楼大厦造型别致,且都坐落在茂密的丛林后面,也不会让人感觉压抑,这让我小小地惊奇了一把。此前,我一直以为所有城市的主干道两旁,都是一家挨一家的门面房。

当天晚饭后,我到深南大道的人行道上散步。看着闪烁的霓虹,疾驰而过的车辆,还有行色匆匆的年轻人,对这座初次踏入的陌生城市,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恍惚感。这是别人的城市,我可能只是一个倏然消失的过客,来去无痕。当我站在过街天桥上时,这种感觉更加强烈。

天桥下,深南大道上车流不断,车头灯照得半街发黄,尾灯映得半街通红,一样的流光溢彩,却朝着东西方向。那会儿,我正处在一个小小的变动期。来深圳,正为换个环境。有所思,便有所感。“城市灯火辉煌,而人生各自明灭。”天桥下的红黄流彩,很像我们的人生,要么红了,要么黄了。关键在于,我们自己究竟要怎样的生活。

此番场景,时间过去并不很长,却已是前年的事情了。上天保佑,那次我很幸运地心想事成,摆脱羁绊,来到了深圳工作。来深后,出行经常要路过深南大道,它的形象在我眼中也越发清晰起来。

20余公里长的深南大道,基本是和深圳特区建设同时起步的,从最初的两公里左右的沥青马路开始,经过几次扩展才发展到今天的规模。从曾经的东边的深圳镇和西边的南头镇,深南大道连接起了特区的诸多地标建筑和景点:地王大厦、上海宾馆、世界之窗、锦绣中华,还有华为、中兴、腾讯等著名企业的建筑……因此,它被视为深圳的城市名片。

除深南大道上的绿树红花外,我感兴趣的还有它的交通融合功能。作为城市东西主干道,深南大道像一条大河,与数十条南北道路交会,由于建有很多立交桥,深南大道很少出现堵塞。深圳人常说深南大道是“堵而不塞”:堵了,但不会“塞死”,还能慢慢移动。这似乎正契合了深圳包容开放的城市特质。

在深南大道走几遭,我发现,生机盎然、包容开放,才是一座城市最珍贵的特色。

【青墨红尘】



■ 李青

专职编辑,业余写作,中篇小说《谁都救不了你》曾获《当代》文学拉力赛冠军。伪装的“情感专家”,著有《读懂老婆,做好老公》《读懂老公,做好老婆》。

在百度上键入“友谊”两个字,头几页出现的全是诸如友谊医院、友谊商店、友谊蔬菜批发市场、友谊实业有限公司这样的单位和地点。可见,友谊是个美好的词,以此为名者,都是出于美好的心愿。不过,这也让人疑惑,友谊已缩减成一个专有名词了吗?

不知道是古人更饶舌一些,还是更单纯一些,被传诵的动人的友谊故事全出自古人。比如俞

## 江湖不再是我们的江湖

伯牙与钟子期,一个士大夫,一个山野樵夫,要是搁在今天,他们哪有坐在一起抚琴谈心的气度和闲情?古人说:士为知己者死。知己者,当然称得上朋友,能让人付出生命的友谊,自然非同一般。刘关张桃园三结义,算得上刎颈之交,不过这友谊更多的是江湖义气。

江湖中人,最看重的便是一个“义”字。江湖汉子,为了“义”什么都可以抛下,爱情、自由,包括生命。如今的江湖,却只剩下一个“利”字,就像小马哥所说的,“江湖已经不是我们的江湖了”。

古人对待友谊的态度,会不会让我们觉得很惭愧?

我们常常把“朋友”两个字挂在嘴边,但是已没有多少友谊可以夸耀了。我们只有在电脑上隐去真实面孔和身份,才能放心地交朋友——似乎网友才是安全的。

现实中的朋友不过是熟人,作用只在于为办成某件事情提供方便。能在哪里找到朋友呢?同事?同事不在背后放冷箭已经很不错了;同学?毕业10年后的同学聚会,落魄的已经被排除在外了,酒足饭饱之后,大家互相交换新的联系方

式,都是预备着有朝一日能方便地打开一扇门。

关于友谊,还能引起我们兴趣的是男女的范畴。“我们之间只是朋友关系。”“难道男女之间就没有纯粹的友谊吗?”这样的陈述句和反问句,常常是从已婚男女口里说出来,说给别人听也说给自己听,潜台词是:我们没有上床。结了婚如果还和婚姻外的异性保持亲密的关系,就需要特别强调自己的清白。

现代人的友谊不再有古人那么壮烈的色彩,这也许是一种进步,我们只需对自己负责。友谊只是一杯休闲的下午茶,奔波疲惫的时候停下来,彼此倒倒苦水。女性朋友一起逛街购物,煲煲电话粥,男性朋友一起看看球,喝喝啤酒,不需要承诺,更不需要赌上性命,而且要保持安全的距离。没有轰轰烈烈,也没有暧昧与纠缠不清。

叔本华把人比成一群挤在一起相互取暖的豪猪,靠近了,彼此会刺到对方;离远了,又要挨冻。友谊,就是在其中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距离,让你不至于太孤独,但又不可能就此摆脱孤独。